

【红楼百味斋】

□于瑞桓

“娘家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特指的，即嫁出去的姑娘自己亲爹亲娘的家。随着出嫁，这个曾经完全属于自己的家，就变成了“娘家”。但“回娘家”这三个字对于女儿，却永远是个有温度的记忆与期盼，哪怕它只是个驿站，不再是远航必归的港湾。

元春深居的皇宫，离贾府也不过就是隔着几条街，但元春入宫七八年才终于得到皇上恩准回了趟娘家。元春在家待了约6个多小时，就哭了6次；袭人的家就在贾府附近，母亲病重才得恩准回了趟家，屁股还没坐热就赶回了贾府上岗伺候宝二爷了；二木头迎春，为还父债嫁给了“得志便猖狂”的孙绍祖，仅回来过一次，出嫁不到一年就被折磨死了；远嫁的贾敏，出嫁即是死别，她可以带走不菲的嫁妆，自己却没能再回过一次家，回来的只有亡魂，是人们在黛玉身上依稀认出的影子。更不用说后来远嫁番邦的探春，这个想要像男人一样出去闯世界的女孩，走出大观园的唯一通道也只能是出嫁。此去经年，千山万水，再回娘家也只能是梦中的期盼了。

红楼女儿的娘家虽是钟鸣鼎食的“花柳繁华地、温柔富贵乡”，但对出嫁的女儿除了能提供点“情绪价值”，其余，也皆是爱莫能助。元春省亲，贾家不惜掏空家底打造的“天上人间诸景备”的天仙仙境，贤德妃也就在夜间匆匆瞥了一眼，留了句“太过奢费了”的评价。对于一个十三四岁就去了那“不得见人的去处”的元春，更需要的是与亲人诉衷肠，而不是极尽的物质奢华与繁文缛节，也不是贾母的跪拜和贾政的君臣之礼。这六七年的孤独，上千个日夜的期盼，一个独居后宫且不得宠的十几岁的女孩，一定是靠着回味记忆中的家来支撑的，好不容易熬到皇上恩准回娘家，却是在正月十五上元节的漆黑夜晚。那座“衔山抱水建来精”的大观园，她这辈子都没能与家人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好好领略。

做了贵妃的元春回娘家叫省亲：更衣、燕坐、受礼、退息，每一步都要在太监和兵马司人员的万无一失的监护下按礼规完成。即便在贾母正室，元春欲行家礼，“贾母等却早已俱跪止之”。是贾妃流着泪一手挽起贾母，一手挽起王夫人，忍悲强笑说：“好容易今日回家，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，反倒哭个不了，一会子我去了，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！”对于无职不敢擅入的外眷和长大的男孩宝玉，也让贾妃请了进来，等宝玉一进来，她就一把搂入怀中。什么礼制规矩，在元春眼里，这是她朝思暮想的亲人，是她“眷念之心，刻刻不忘”的一母同胞的亲弟弟。

即使对帘外的贾政，元妃也想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挂念与内心的委屈：“田舍之家，凿盐布帛，得遂天伦之乐”；“今虽富贵，骨肉分离，终无意趣”。一家人在一起哪怕吃咸菜都是幸福快乐的，这是元春发自肺腑的心声。而贾政虽亦含泪，但所言却皆是官场套话：“臣草芥寒门，得征凤鸾之瑞”，“惟勤慎肃恭以待上，庶不负上眷顾隆恩也”。元春唠的是父女深情，贾政答的是对皇家的感恩戴德。贾家穷其所有迎接贵妃省亲，更主要的是对皇帝的感恩和贾府的面子，无论贾妃如何离乐得苦，只要在后官能得宠幸，就可以庇佑贾府永保安荣。这才是贾府对嫁入皇宫的女儿最想要的回报。

戊初(晚上7点)才起身，到丑正三刻(凌晨1点45分)，太监就请驾回銮了。几千个日夜的期盼，仅得几个小时的短暂相见，无论元妃多么万般不舍，怎奈“皇家规矩违错不得”，时辰一到，只得泪别亲人“忍心上舆去”了。临走还再四叮咛：“不须记挂，好生保养”！“倘明年天恩仍许归省，还能再见”。可元春却一去不回，最后薨逝于宫中。虽然高鹗在续书中说元春死时是43岁，但这不符合原著的逻辑，一般认为元春死时在30岁左右。元春进宫七八年才得恩准回了一趟娘家，再回宫又七八年后就死在了宫中。她的娘家为她掏空了家底，她为庇护娘家独赴黄泉。

她怎能护佑住家人呢？她自己都时时刻刻命悬一线，她能做的也不过是求皇帝恩准，把娘家给她盖的“省亲别墅”不要封存，赐予宝玉和妹妹们住，给他们一个不受外界纷扰的世外桃源——大观园，这也是红楼女儿最后的温柔乡。

贾府第二个出嫁的小姐是二姑娘迎春，是她父亲贾赦把她当“抵债物”给了孙绍祖。孙绍祖袭指挥之职，家资饶富，表面看相貌魁梧，但品性不端：“好色，好赌，酗酒……”。懦小姐迎春，实在看不下去，略劝劝，不是被打就是挨骂：“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！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，把你准折卖给我的，好不好，打你一顿，撵到下房里睡去。”迎春的哭诉，使王夫人并众姊妹无不落泪，但除了陪着落泪，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解迎春之困呢？正如王夫人所说：“我的儿，这也是你的命”，“遇见不

红楼女儿回不去的家



晓事的人，可怎么样呢？”迎春即便从心底不信这苦命，也不过就只能咬牙发个咒：能在“园里住个三五天，死也甘心了，不知下次来还得住不得住了呢”。这个没有亲娘的娘家，即便婢女王夫人有同情心，也绝不敢把迎春留下：“‘嫁出去的水，泼出去的水。’叫我怎么样呢？”

王夫人还叮嘱宝玉不要把迎春的事透露给老太太，对宝玉那硬抗死留的主意，王夫人说他是发呆气：“大凡做了女孩儿，终究是要出门子的。嫁到人家去，娘家哪里顾得？”这个住在紫菱洲的懦小姐迎春，本是妾生，娘亲又早逝，哪有娘家可以依靠。在孙绍祖眼中不过是下流蒲柳，可以肆意凌虐。她的命运就像“菱花”一样薄浮于水面，“菱荷红玉，菱花菱叶”，本就懦弱的迎春哪禁得住这般肆虐，等待她的唯一一死！在紫菱洲的最后几日的逗留，是她在人世间接取到的最后的温暖。

红楼梦中不可思议的回娘家，是袭人回家探病重的母亲。这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回“娘家”，因为袭人还没正式开脸当上姨娘。曹雪芹为什么把袭人回家写成了缩微版的“袭人省亲”呢？两辆车，四个车夫，四个佣人，袭人穿着太太赏的刻丝银鼠袄、青缎灰鼠褂，头上戴着金钗珠钿。凤姐又把自己嫌风毛儿出不来的大红猩猩毡给了袭人。还把袭人的弹墨花缕水红绸里的包袱，换成了哆罗呢的包袱，包裹里除原来的半旧棉袄与皮褂外，又加了件雪褂子。凤姐还叮嘱：到那里要让人回避。若住下，必是另要一两间内房。“你妈若好了就罢，若不中用了，只管住下，打发人来回我，我再另打发人给你送铺盖去。可别使人家的铺盖和梳头的家伙”。果真袭人之母已停床，不能回来。凤姐便“着人往大观园去取他的铺盖毡”送去。

袭人的亲娘病危死了，袭人回家是奔丧的，凤姐却给办成了主子赏赐旧衣服的时装秀。不管袭人在主子的华丽衣服包裹下多有面子，这娘家也成了没有娘的家。袭人这个为了家人能有个活路，几岁就被卖到贾家当丫鬟的女孩，娘家对她意味着什么？这和元春十三四岁就进宫侍奉皇上有什么不同？不都是为了娘家人能“活着”吗？只不过一个是免于饿死，一个要活得更风光，但表面的风光怎能盖住真实的残酷：元春的娘家行将就木，袭人的亲娘奔向了黄泉。

从回娘家角度看“红楼”的女儿，才更能读懂曹雪芹的“千红一窟(哭)，万艳同杯(悲)”。

【顺其自然】

春光美

□段春娟

春风一起，各种花儿争着抢着开。在校园北苑餐厅东侧的草坪上开满了紫色的小花，是地丁。草儿还没绿，地丁的小花贴着地皮开，很是显眼，像紫色的小星星，在微风中轻轻俯仰。

我打那儿路过，看见有人蹲在那里。在干什么？好奇心驱使我走过去看。原来是吴老师，她手里捏着几朵小花。“这是要做啥呀？”“夹到书页里做干花。”“这紫色能保持多久？”“能保持很久都不褪色，平平整整的。”吴老师还说，已经采过迎春花、杏花、蒲公英了，再搭配点紫色。她说老师给孩子布置作业——寻找春天，她这是跟孩子一起做作业呢！晚上吴老师把她和孩子制作的干花贴图发给我看，真美：迎春娇黄，杏花粉白，地丁的紫色，都原汁原味鲜活呈现。美在心思，不是吗？

天气渐暖，圆柏开花了。北京圆柏特别多，花粉浓度大。女儿清清对圆柏花过敏，每每出门，便全副武装，头巾、帽子、护目镜。我替她难过。听人说有中成药可以预防，我便买了想给她寄去。问她还要什么，一块给寄。她说什么也不想，最后问有没有花椒叶？嘿，这个家伙最知时令，这是估摸着花椒叶要上市了吧，她最爱春天的这一口：花椒叶炒鸡蛋！早就说过，去年春天没捞着吃我做的，很是惦记，便自己在网上买了点，都老了，摘了老半天，口味也不如家里的好吃。今年这又惦记上了。今天上早市，专门看有没有花椒叶，为时尚早。已有卖榆钱的，还有苦菜、蒲公英、荠菜、白蒿、面条菜……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就在菜市场里。记得有一年春天，在外地上学的清清跟我说，想吃韭菜煎包。她最知道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。初春新韭，也是春天对我们的馈赠呀！春天的鲜味，赶紧尝，莫错过。

勤劳的爹爹，除了种菜、种庄稼，还养了三两只小羊。爹爹干啥都用心，一天到晚不得闲。那几只羊儿在爹爹手里真是有福气，不仅天天捞着吃新鲜草叶，羊圈也干干净净。正月底，一只母羊下崽了，生了只小母羊，独生。晚上跟爹爹视频，他们将这一喜讯相报。爹说：“羊生了个小慢慢，可漂亮了。我就想要只小母羊，正合意。”我问：“怎么个漂亮法？”“个头大，长得也好，也干净，小羊一般都耳朵竖着，它的两只耳朵耷拉着，一看就好脾气。”三羊开泰，祥瑞之兆。马年，爹娘都八十岁了。愿一切安好。

春天，就要出去看花。哪种花儿不好看？各有各的好，各有各的美，美美与共，齐把春天来装扮。

今年我把目光更多投向了山茱萸。千佛山上有茱萸园。我来看过两次了。山茱萸耐看，不俗气。先花后叶，花朵不是长在树干上，而是开在枝头上，每根小树枝只在枝头开一朵。一朵是一朵，疏疏朗朗的，一点不拥挤。山茱萸像一把把娇黄的小伞，擎在空中，飘飘逸逸。仔细闻，好像山茱萸花没有香味，也没看见蜜蜂采花。料山茱萸是中草药，大概带点苦味儿吧。

茱萸园中立了一块大石头，上刻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隶书，每个字都耐端量，第一个“独”字是左右反着写，好看，有趣。细看落款：“诗录王辋川《九月九日登高忆山东兄弟》，戊子之春清明前一日九十翁仲武于天桥。”经查戊子年是2008年，王仲武老先生于2009年去世，天桥应就是济南天桥。想来这些茱萸也是那时候栽种的吧，也有二十年了。

人易老，山长青，文化不朽。山茱萸未必人人识得，但上过几天学的人谁不知道山茱萸的名字呢？

几场微雨，杏花已谢落。树下落红无数。落到树下的杏花也美。粉白的花瓣，小巧的红萼。一看就知道是杏花。

杏花比梅花好看。不知你是否同感？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从来没见过卖杏花的姑娘，那是在江南才有的风景吧。卖杏花的都该是十七八岁的年纪。

千佛山上有棵120年树龄的杏树。苍黑的树干，满枝头的繁花。惊艳。站在树下，闭上眼，套用汪曾祺先生的话：“不知身在何世。”